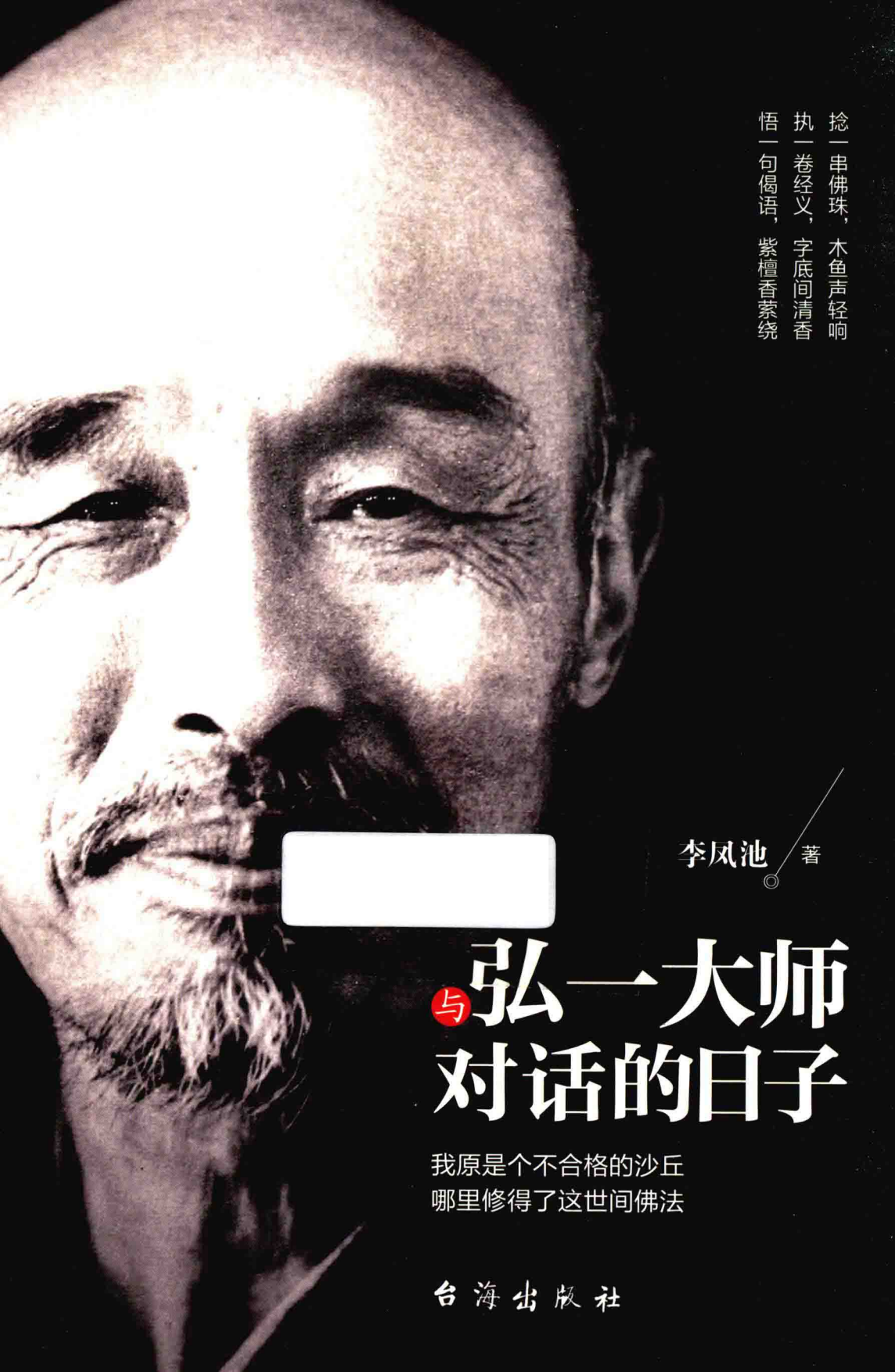




捻一串佛珠，木鱼声轻响
执一卷经义，字底间清香
悟一句偈语，紫檀香萦绕

李凤池 著

与弘一大师 对话的日子

我原是个不合格的沙丘
哪里修得了这世间佛法

台海出版社

李凤池 著

与
弘一大师
对话的日子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弘一大师对话的日子 / 李凤池著. -- 北京 : 台海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5168-0943-3

I. ①与… II. ①李… III. ①李叔同 (1880 ~ 1942) 一传记 IV. ①B949. 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7659 号

与弘一大师对话的日子

著 者: 李凤池

责任编辑: 刘路

装帧设计: 金刚

版式校对: 武芳芳

责任印制: 蔡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爱丽精特彩印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170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0943-3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辑

家世出身，故居沧桑 1

第二辑

艺文惊世，名重南北 15

第三辑

探蹟东瀛，开我新志 33

第四辑

爱国忧民，壮志未酬 53

第五辑

性善心慈，抑恶护生 65

第六辑

出世入世，承启律宗 89

第七辑

以字行法，普度众生 131

第八辑

亲仁孝悌，情系故乡 149

第九辑

大悲禅院，升无上堂 181

第十辑

大师生西，世人纪念 199

结语

213

后记

215

第一辑

家世出身，
故居沧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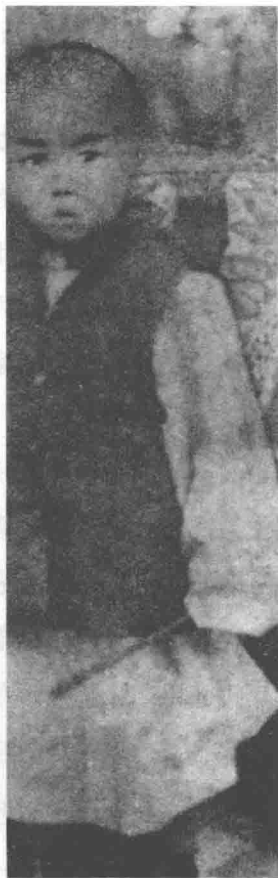


李叔同是于1880年，农历九月二十在天津出生。但关于他的祖籍有两说：一为浙江省平湖县，这是根据1902年，李叔同二十二岁时，由上海赴杭州去补行光绪年庚子科乡试，考秀才时所填的籍贯，后在杭州教学时亦报了平湖籍贯。二是祖籍山西，这是根据李叔同的侄孙女李孟娟女士所述，她说：“少年时听曾祖母郭氏老姨太太（李叔同之父李筱楼侧室）讲过，‘李家的祖上是由山西迁来的，靠串街卖布为生，还说我家的老坟地在津北张兴庄和宜兴埠之间，已埋葬过几代人了（经查此坟区解放几十年来早已工厂林立了）。我还听家中的老保姆们讲，说我六七岁时有山西人来天津认宗续谱，但我祖父当时没有答应。’根据以上的说法，我认为我家的祖籍有可能是山西，不是浙江平湖。”

李孟娟还讲道：“我叔祖父李叔同去浙江杭州考秀才时，应急填成浙江省的籍贯，以便就近应试，据说这在当时报考规定是允许的，称为‘寄籍’或‘入籍’。”因而关于李叔同的祖籍之说，再待新的资料发现后论定。

但是李叔同无论祖籍何地，其先人数代早已来津定居谋生是无疑问的，并且叔同祖父李锐、叔祖父李锟兄弟二人，当时在天津即已持有清政府长芦盐业运署的“引票”亦称“龙票”了。也就是封建垄断专利的盐商了。李家有此官商特权，也就和天津的所谓“八大家”中的大盐商一样，在天津发了大财，并荫及子孙。所以我认为李叔同及其祖上几代的生长基础都是在天津，这个家族的后几代是在天津这块特有的土地环境中，政治、经济、文化氛围

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在研究弘一大师的生平和道德精神中，如果抛却或者不注重近代历史环境，一意地找寻他那十代以上祖籍的事情，就显得不那么重要甚而毫无积极意义了。鉴于他的父辈都把原籍写作“直隶天津”，故我就把他当作“老天津卫”来研究，尊他为天津乡贤，无心再追寻和研究他的远祖了，认为也没有争论的必要，不知对否。



童年李叔同



与二哥李文熙在家中下棋，左为李叔同

李叔同之父，名筱楼，字世珍，生于清朝嘉庆十七年（1813），是上辈父、叔单传子嗣，卒于光绪九年（1883），享年七十二岁。他在天津的一生跨越了清朝的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五个朝代。李筱楼家资豪富，勤学博识，精通佛、道、儒、医等诸学，造诣皆深。于同治四年（1865）以直隶天津为籍贯，考取乙丑科进士，官至吏部主事。数年后辞官经商，在津开办“桐达钱号”和“桐兴茂钱号”，因而亦有桐达李家之称。

筱楼公，富而仁慈，乐善好施，创设慈善机构“备济社”，直隶总督李鸿章欣为题匾，又设施馍厂，抚恤贫穷孤寡，救济衣食无靠之人，生则怜以衣食，死则施舍棺木。另外还创办义学“广育学会”，为无力交纳学费之贫苦子弟提供了读书学习的机会。以故乡里皆颂其德，敬称为粮店后街李善人（以区别城里李善人）。

李叔同之父筱楼公共有妻妾三房。原配姜氏夫人生长子，名文锦，青年早亡。文锦妻孀居念佛，李叔同幼时曾从其背诵佛经。其婆母姜夫人亡故后，文锦妻尊封建礼教悲凉吞金自杀，在当时天津民俗视为节烈之举。

二夫人张氏庶出次子，名李文熙，字桐罔，又字敬甫，该子年届十岁时，体质一直瘦弱，筱楼公恐其又不寿，香烟断绝，遂于花甲之年又续娶青年姑娘王氏女为妾。婚后在1880年10月23日（农历九月二十日），亦即筱楼公六十八岁，王氏二十岁，李叔同降生于天津河东地藏庵陆家胡同二号一所别致的四合院。其父给他起名文涛，字叔同。

两年之后，李筱楼全家迁至新购置的大宅院，粮店后街六十号。这是一所由四个院落组成的田字形大型宅院，长宽均有十间房的长度，内有各房夫人居室、书房、客厅、柜房、下房等大小四十多间房屋。宅院占地面积一千四百平方米，大门外高悬“进士第”大匾，门楼内挂“文元”横披小匾，前院五间正房客厅中，正面挂筱楼公亲书李家堂名“存朴堂”金字蓝底堂匾，厅内挂着仇十洲等古代名人字画，院落中巧设园林花卉厅苑，游廊错落有致，院中之园取名意园，在八形园门上挂“意园”小匾，黄地绿字亦为筱楼公亲书。园中修竹盆景，金鱼荷花，陈设布局讲究，不亚江南园林景色。

大门右侧三间房是中书房，靠墙许多书箱、书桌、坐椅等，家中藏书颇丰，书斋名为“桐石书屋”，是李家子弟学习读书的地方，李叔同少年时多在此

处就读。左侧一排五间为柜房，经营银钱业的内局生意——桐达钱号，也是后来李叔同胞兄李文熙行医应诊的地方。与李叔同成长有直接关系的书房原有两处，除前述之中书房外，院中意园附近还设有洋书房一处。



左为李叔同夫人俞氏与子李端，右为李圣章夫人与女李孟娟

李叔同稍大之后多喜在此洋书房读书，他将在中书房所用一切专籍、碑帖等物，全集中于洋书房，更在这里接待学友，直到1898年戊戌政变离津赴沪。

他自日本留学返乡受聘于天津直隶模范工业学堂任教时，也还是在洋书房内备课，研究学问，接待各方宾客。他非常喜爱这个地方，在房中陈设的风琴、钢琴，书柜中存放着他多年所用的古籍、碑帖、信札、书画、篆刻作品等。不过从日本归来后室内又多了一幅他在日本画的一张日本女人裸体油画像，见者极为惊奇，在当时的亲友中也传为怪谈。据李叔同次子李端讲：“室内还挂过一幅生父画的日本女人头像，梳着高髻的大阪头，这幅画名‘L’。这个英文字是李姓的拼音字头，画中的日本人，也可能就是我父亲从日本带到上海的那位日籍夫人……”这幅油画后来一直由李端保管，挂在自己的房中。李端又说：“到七七事变时，马路上经常过日本士兵，因为害怕这幅画招惹是非，就把它放到厨房里去了，日久损坏了。”这个宽大的宅院，就是现在的天津市河北区粮店后街六十号。李叔同十八岁那年和俞氏结婚的地方也正是此院。当时的乡人习惯称呼其家为“存朴堂李家”“桐达李家”或“粮店后街李善人家”。从李叔同之父李筱楼1884年去世到现在2010年，一百多年了，这所旧宅故址尚存。

至于李叔同在民国之初曾经写过的一首怀旧歌曲《忆儿时》，歌词中写到“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人伤飘泊。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高枝啼鸣，小川游鱼，留把闲情托。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

这首歌词所描述的情景是他幼小时到原降生他的老宅玩耍时的景况，也就是陆家胡同二号的三合院，这个院落在当时还是他家的房产，历经一百多年，至今基本造型未变。但是所说李叔同故居非指此处，而是指他两岁时迁

入的粮店后街那座更大的宅院了，因为他自幼年、少年、青年、结婚生子，以及他二十岁前一切研习交游活动，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所以后人就把这里称为李叔同——弘一大师的故居。

光绪十年（1884），那年李叔同仅仅五岁，父亲李筱楼因病不治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李叔同画作《少女》

治丧时非常隆重，按当时天津有功名财主大户人家的习俗办理。李家请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其点主，将军马三元报门，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出了很大的送殡队列，十分排场，充分显示了李家当时的大户势派。

李叔同丧父后，家务大事由其同父异母兄长李文熙掌管。文熙亦饱学之士，文史皆通，后来精研岐黄，又以名医闻世，加之家资豪富，继承慈善事业，故被举为天津奥租界的士绅代表——“华人董事”。李文熙为人正直，家教极严，对李叔同视为同出胞弟，促其读书，请名师教授，切望有成。

逾二十年后，因商业经营的变故，天津、上海等地钱号相继倒闭，宣告破产，百万家财几乎一空。家境的变化，使李家身临经济困难之中，李文熙为照顾全家生活，开始变卖不动产，首先变卖天津各处房产。约在1930年，把陆家胡同的三合院，就是李叔同的降生地，卖给了在天津做货栈生意的毛维霖氏（此公1965年去世）。此后不久，由于经济和分家的原因，把自居的粮店后街六十号大院，也分前后两院，分期卖出。钱号买卖和房产没有了，但中所藏珍贵值钱之物尚存不少，一家人生活水平仍在平常人家之上，加之几代亦官亦商，俗云“人死，架子不倒”，李家的排场气派架子并没倒下来。几年后，李文熙逝世，治丧时请了清朝最后一位状元公——天津翰林刘嘉琛（名春霖）为其“点主”，警察厅长杨以德报门（杨以德即是戏剧《杨三姐告状》中的“杨青天”）。豪门气息犹存。

俗云：“千年房屋变百主。”此话毫厘不爽，目前的李叔同故居，特别是经过近六七十年的沧桑变化，人生兴亡，卖来卖去，早已进住了五十多户人家，除大门外的一对石狮未动外，院内的房屋建筑，早被拆改得面目全非，实际上李叔同故居已变成一座拥挤不堪的大杂院，昔年盛势，早已荡然无存。

在瓦砾中寻宝，庆幸发现李叔同当年喜用的洋书房，没有大拆大改，仍

能依稀可见，有几间旧房的木饰雕花门窗廊檐，尚在风雨飘摇中残存。几年前一家住户在窗下一锥之地，拟挖一小花池时，还出土了一方石印，我闻讯后，托友人求钤一稿，文曰“吟到梅龙阁”篆体书，无边款，初考不是李叔同刀风，但是李家遗物无疑。现在的这处弘一大师李叔同故居遗址虽然败落不堪，但故地因人而名，经常有敬仰大师的国内外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到此考查凭吊，此居亦先后被天津市政府和河北区政府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简顾一下李叔同青少年时期的人文环境气氛，是研究李叔同——弘一大师的重要部分，这是除他本人资质聪慧的天赋外，造就他成才的基础，是他成长的文化底蕴。有人只承认他是“天生”的，抛却了他的人文基础，我认为是唯心主义的，是不科学的。

通观李叔同祖辈几代生活在天津的情况。天津是海陆交通便利的京都门前要塞，帝王钱粮给养通道，又是水陆码头编设、南北运输集散的重镇，因而也形成了百业齐兴的繁华大商埠。李叔同之祖即受皇封“龙票”等办芦盐，发了大财，齐名“八大家”。

天津的盐商自明清以来，就对天津的经济文化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他们集官商于一身，巧取豪夺，拥有大批财富。天津的所谓“八大家”大财主，多与经办盐务有关。李叔同的祖、父辈也深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之理，所以要博读经史，考取功名，果藏文物，广积善本图书，结交社会名流，慈佑乡里，培养后代。

李叔同自幼就是在父兄的影响下，在这种气氛中生活的。据知其家书房“桐石书屋”，仅古籍善本藏书就多达三万余册，堪称“册府”。这部分珍贵古籍，李叔同可方便取读，外人是无缘得见的。在他家的产业几乎全部净尽时，唯这批书画没有散失。这是李叔同的侄子李圣章做的一件功德。李圣

章当年在北京，任中法大学校长。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家中拟变卖故居之前，他将全部古籍图书运到北京家中。新中国成立后，其为全国政协委员。十年动乱中两次被抄家，李圣章身心受到摧残，临终前嘱其子女孟娟、李伟姐弟，把全部藏书献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后由其子李伟遵父遗嘱完成了这一心愿，对于此事《北京日报》于1985年9月30日作了详细报道。



少年李叔同

李叔同的“文童”之称，和被选入天津县学接受八股文的训练，就是在这个诗书之家奠定的基础。他少年时即受国学名师徐耀庭、唐静岩、赵幼梅

等教授，加之天资聪慧，博学强记，所作文章文笔流畅，书法蕴寓古香之气，神韵不俗，篆刻取法秦汉、已谙金石之学。及成年复又与津门文化教育名家严范孙、孟广慧、王吟笙、王仁安、姚品侯、周啸麟诸大学士们交往，在与诸多高士们的交流酬唱中，进一步增长了学识才华。李叔同就是这样在这块用海河之水浇灌的、有着丰厚的国学文化基础的沃土上成长起来的。

——他的文思敏捷，作则不俗，下笔千里，波澜壮阔，有“双行李文涛”之称：即别位用红格纸写小楷每格一字，而他则写两字，形成双行之名。

——他的诗书礼乐、碑帖考籍、金石钟鼎之学、古篆治印之道，以及他一切的国学基础，就是在他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基础上，加上这个独特的人文环境的熏陶，以及他那聪慧过人的天赋造就而成的。这些条件使其出落成一位博学多识、多才多艺、慈悲善感的青年，或许也正是他的父亲筱楼公当年所企盼的传世之人。